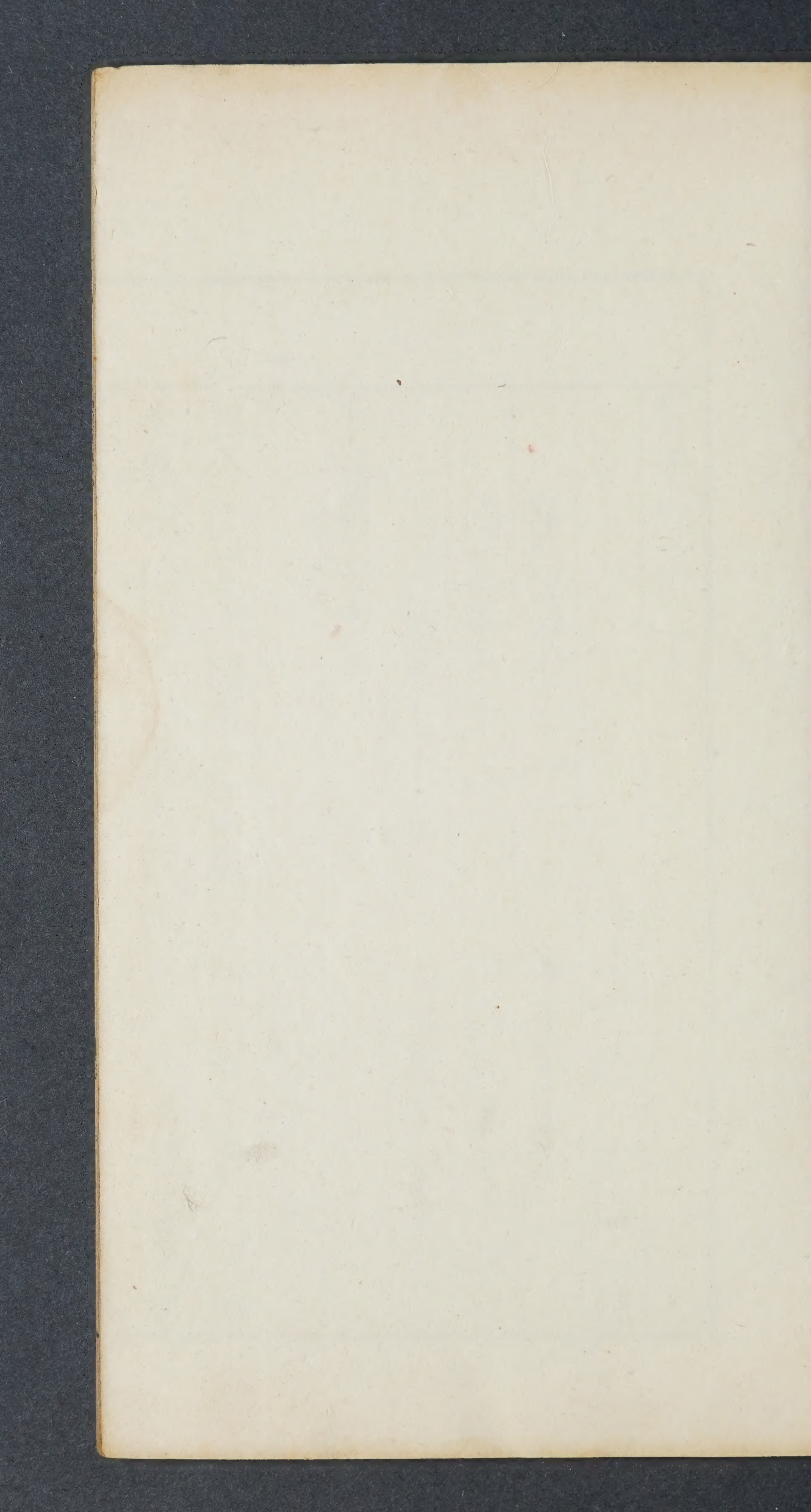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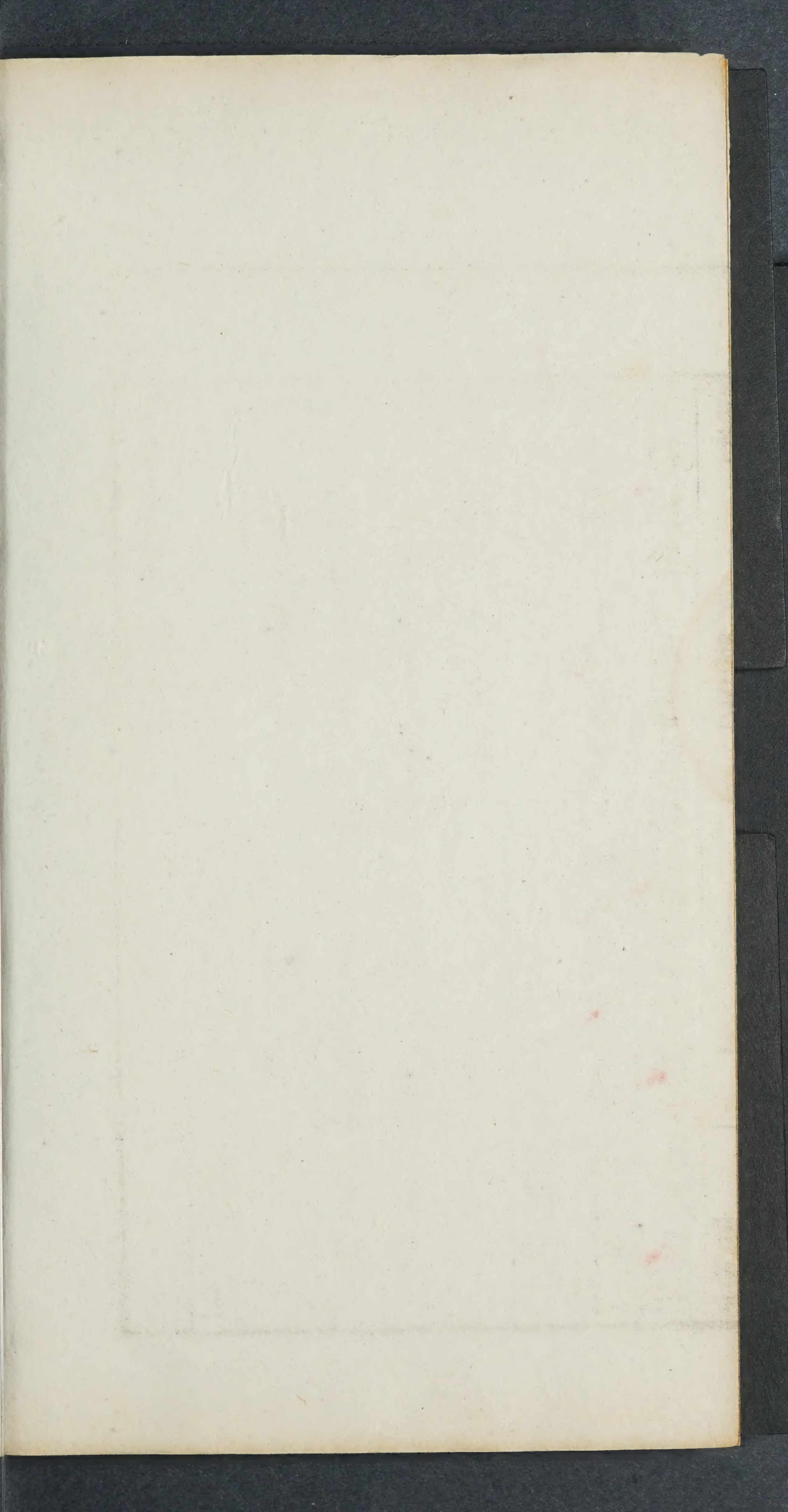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眾則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為之

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
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
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爲釜當米六斗四升

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

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

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

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按後輕重一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君之所強求也此有缺誤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也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于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之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 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 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 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 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音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塗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

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櫎音晃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

萌民也
樌音晃

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
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
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
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
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樌若干請爲
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
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
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

一本作上且隣循

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

隆一本作除

之字衍

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糉糗同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糉。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糉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下二家一本作貲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

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

饘章延反糜也

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
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
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
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
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
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
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
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字疑有誤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

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

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

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衮育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敎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

[illegible]咨同

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
揲而[illegible]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
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
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
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
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
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
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
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顛植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反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

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

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斂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語多不可解

傳音恣立事曰傳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

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

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敎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

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糴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

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

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戸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

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

特我命者特教我也百音遺勉勿也領其也教我如言之天子領令各系自營使其以散之各大使大夫令士數民條

此而行為何如

民不得以織為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

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卽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淺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粮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

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

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贄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洪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内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

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